

樓 蜃

民 國 十 九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出 版
實 價 銀 六 角

版 權 所 有

代 序

1. 故 事

在革命沒有成功之前，中國國內頂高貴的是皇帝，一切權力屬於皇帝。皇帝當中第一個稱皇帝的是秦始皇帝，誰也知道吧。說到秦始皇帝，却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兼併了六國，統一了天下之後，廢除歷來的封建制度，設郡縣，把天下的大權，集中於中央政府，專制皇帝的一身。他修築萬里長城，又起造阿房宮，還有焚書坑儒等等烈烈轟轟可歌可泣的舉

動，是古今中外的一個雄略的君王了。

當他沒有併吞六國時，他只覺得生活很有意思，對於政治，對於戰爭，他感着很大的興趣。但到了敵國一一削平，什麼對手都消亡之後，他漸漸覺得無聊起來了。在他的無聊之中，他就想出改革政治制度，社會組織的事情來，於是便創始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的政體，延長了三千年直到今日。也是在他的無聊之中，他想出來修築萬里長城，到現在還是世界上頂偉大的工程之一。也是在無聊之中，他做出焚書坑儒的舉動來，也是到現在還令人拍手頓足的事情。

可是秦始皇帝的無聊，並不因此而減消。政治制度的改變，並不會遭逢多大的反抗，築長城也很容易地就役使了數十萬的人工，焚書坑儒，只能使儒生戰慄逃躲而並不產生絲毫抵抗。秦始皇帝因為沒有爭鬥的對手，也因為沒有追求的標的，以致他的沈悶，無聊是漸次擴大去的樣子。

後來，他又把女人來做對象，用征服女人的心來作為他的工作。他起造阿房宮，徵集天下的美女來供他的享樂。他滿望有些有志氣的女子可以使他費心的，可以破他沈悶，給他些費手脚的事幹的；但是普天下的女子，聽得了皇帝的徵召，來得未恐不速，未恐不得皇帝的寵幸而爭相獻媚。並不需要多少時間，宏大的阿房宮，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的阿房宮的樓閣中，已經裝滿了天下的美女，而後來者還絡繹於道路。秦始皇帝又撚着他花白的鬚鬚而煩悶了。

他的煩悶的結果，便造成了巡幸各地的事跡。

在他登泰山封嶽之後，又東到海上。這一天正是天朗氣清的日子，空間雖則流着微風，海面却不起漪漣，如同鏡面一般地平靜。秦始皇帝扈從着許多臣下，從縣城走到海邊來。

這時，他忽然覺得眼前有些異樣，本來是青紺碧綠的海面上，忽然白漫漫起來，如同升起了一陣薄霧，可是比霧更淡，在目力差一點的人，是覺不到的；

秦始皇帝雖然年紀老了，但精力還很好，目力也不壞。在這輕煙縹緲之中，他又見了出奇的東西，他看見在海面上浮出的，有比他的皇城更繁華更熱鬧的城市街道宅第，人物的熙攘往來，工商的列肆作業，都比他國內頂興隆的地方還興隆的樣子。他吃驚了，回頭問他的侍臣，只證明了他的所見並非由於個人的幻覺。他想：那是什麼地方呢？也得把牠征服下來！

他問他的侍臣，如雲的侍臣，沒有一回能回答他的問題，因為那地方是地誌上所不載，而這些侍臣又是不很讀書的人，博學的儒生，秦始皇帝素來不看重的。這時來看皇帝的駕從的許多老百姓之中，有一個蒼老的長者，因為多活了幾個年頭的緣故，曾聽故老的傳說，知道那是什麼地方。這消息被侍臣中的一個探得了，那老人便被傳喚到皇帝前面來，說了這一番話：—

‘海的那邊是神仙的鄉國，這些大概是仙鄉的遠

景吧，因為神仙們對陛下表示敬意，所以撥開了永遠封鎖着的月霧，把他鄉國的景色來給陛下觀賞吧，

‘什麼是神仙呀？’

神仙是什麼，秦始皇帝不懂，他只知道皇帝是天下頂高貴的。

‘神仙是不吃什麼東西而可以永遠不死的，我們人，無論是皇帝或是百姓，總有死的一日，神仙却和日月並存。’

‘當真可以不死？那麼，我也想做神仙了。可有法子？’

‘人是沒有法子做神仙的。’老人決然地回答。

‘嘿！’

這話，顯然使皇帝不快了，善於趨奉的侍臣，這時又開口了，

‘神仙總也是人來做的吧，否則神仙又從什麼地方來？一定是服用了什麼丹藥而白日飛昇的，我看到有些書上提及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後來黃帝也得仙

去。黃帝可以成仙，皇上一定也可以，只要求得丹藥來服用就行了。那邊既然是神仙的鄉國，一定有仙藥的，只要派人去求好了。

‘這，不成吧’老人却不甘退讓地再申說，他也不管皇帝的心情如何。‘神仙的住居，是散在海中的許多島上，其中有名叫蓬萊，方丈，瀛洲等是頂大的，環着這些島，有弱水三千里，那水質是天下絕輕的東西，即使是一根鵝毛落下去，也直沈到海底的，船舶之類，是當然不能航渡了。所以無論如何，那是不能達到的地方。’

秦始皇帝聽了這一番話，抬頭再望望海面，仍舊是重樓置閣，金碧輝煌地堆湧着，殷盛的市集和興隆的氣象，像在嘲笑他的愚騷。

‘既然有了這樣一個地方，沒有不能達到的！’

他沈默了一刻之後，輕聲而堅決地說出了一句話。的確，在他從未逢着過不成功的事情，他根據了以往的經驗，下這句斷語，並且心中決定要去到那蓬

瀛仙境求了丹藥來。奇怪的是在他說了這一句話之後，海上的薄霧，同輕煙消散一般，般盛繁華的景象，一剎時彫跡全無，恢復了本來的一碧無際的海天。

從這事以後，始皇帝每年派人到海中去求這仙鄉，也常有方士來獻長生不老的丹藥，他也求方士帶了船舶去搜索蓬萊各島；可是只見船舶的出海而不見進港，自從派了徐福帶着五百童男童女出海去探索，這是頂大規模的探訪，也沒有消息，始皇帝的心是由緊張而趨於衰頹了。

以後他心上雖忘不了這事，但因為每次的派出人去從未有過回來的，所以也不再派了。

隔了幾年之後，他又出來巡幸，仍舊到東海上來。他重到舊游的海濱，只見煙水渺茫，一片汪洋的青碧。

就是這一次巡幸的歸途上，沒有到京師，始皇帝就死了，也許是服了長生不死之藥而飛昇到了仙界去，但也沒有人能證明其確實如此。

秦始皇帝所見的海上樓閣，就是蜃樓，否定神仙的存在的人，是這樣主張着。

1930, 2, 12,

2. 蜃樓我觀

(給邵洵美的信)

洵美兄，

這是我的第二部小說集，就叫名蜃樓吧。你囑我寫一本長篇的蜃樓，我却寫不出來。

關於蜃樓那些東西，不必說，我未曾見過，便是想也未曾想過的。但是我們所經歷，所見聞，不全都是蜃樓一般的東西嗎？我們，確實的我們，又是什麼呢？誰又知道他自己呢？每日，我們的生活不是如同做夢一般的嗎？

不必一定要想像的戀愛，未見的美女，狂妄的希望，即是日常極平凡的事，已經有足夠的奇妙，使牠

成爲蜃樓了，倘使我們仔細想想。第一，人的存在於世界上，就是一個絕大的不可思議。

這些，我且不多囉嗦。我講，我的寫小說，我寫小說雖則有成爲一種職業的傾向，但我在寫時，決不當牠是騙飯吃的一種工作。我以為無論那一個作家只要他還有些微的藝術的良心，他在制作時決不會在他心中存了個換飯吃的念頭，我可保證的。這個超越了利害關係的態度，就足以知道文藝是與以利害關係的衝突或一致而分割的階級是無關的。在這一點上，我不懂提倡階級藝術，革命文學等等的人們的理論，但我也也不想在此地得罪他們那些英雄好漢。

我只講我自己吧。不必一定自己，每一個人對於他的社會的實生活，多少總感着些不滿，那是一定的。因此有的便發爲革命的行動，革命的呼喊，別的人雖則未必呼喊吶喊，但也有別的方法來替代喊。做夢便是其中之一法。我時常會做夢，而且喜歡做夢，更喜歡做白日夢；空閑的時刻，一個人孤身枯坐着，

那便是尋夢的絕好時節了。

關於種種的夢，我不想在此地縷述，因為要說就不能不多，而多了，在這小信札中便要容納不下。但我可以說一切夢是如同文藝的創作一般的東西。在夢中可以得到實生活中所不能滿足，不能實現的境地，文藝也給我們同樣的功効，平常說文藝是什麼苦悶的象徵，個人性的表現，意志的發揚，什麼什麼，都是同一意義吧。

夢境是如同蜃樓一般的東西，文藝也往往是同蜃樓一樣的。對於一切事物，倘使是在睡夢之中，便超越了利害關係，和我們平常的看法有一種不同的開心。文藝創作時的心神，我說過是超越了一切利害關係而興奮着，那又是與夢境相似，對於俗世的實社會，當如遠隔而空幻的蜃樓。

對一切事實，直接的觀察原是必要的，在文藝上也有以實描實寫的寫實主義的主張；但有時從遠處隱約地看去，反而更能得到進一層的真相，高一級的

美麗 巍然的高山峭壁，從遠處方能窺見全體，廣漠無涯的海洋，倘不放眼四望，決不能體會真實的情味，春雲擁繞的月亮，不比明朗赤裸的秋月少些美趣，加了面紗的美人，反而比露面的更加動人，一切虛構的事情，往往比真實的更有高貴的價值。所以我們不能和俗世間的庸愚抱同樣的見解；對於夢境，對於蜃樓，絕對的菲薄鄙棄，我們不。

從前秦始皇帝統一了中國，玩殺了天下的女人，殺盡了儒生，便來從事於探求這蜃樓了。但他還存了個想長生不死的念頭，所以這事情反變了自尋苦惱。不知即使長生不死了，又有什麼好？天下的事情，反反覆覆地逃不出幾個公式，世間的狀態，也只是單調地繼續着，長長久久同樣地活下去，豈不乏味？惟有知道變化無端的夢境，虛無縹渺的蜃樓的旨味，纔可以免脫此種苦惱，始皇帝只注重於探求的正鵠以外的長生不死之藥，忘却了根本的所在，因而受苦了。但皇帝也是人，人總免不了如此。

卽如我們，又何必做什麼創作，攻什麼文學，出版什麼書籍，安安穩穩地過着無思無慮的生活不是更好嗎？但因為我們是平凡的人，人是常常會無事忙，會自尋煩惱的生物，所以我們便有了文藝，便有了蜃樓，便要做創作，便要刊行什麼書冊了。在別的人看來原是很傻氣的，但傻氣却是人的所以爲人的最純粹的地方。

說了一陣連自己也是莫名其妙的話，將要使你捉摸不到我的意思。我是說，倘使能設有超越一切利害關係的眼來看一切，一切都可成蜃樓一般美妙的東西，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什麼都可以是蜃樓；這正同革命文學家的理論一樣，只要他是革命文學者，他的作品無論如何，總是革命文學；否則，無論如何總不是：的確是一絕大的真理。

那麼，請看我的蜃樓吧。第一篇變曲點，是好幾年前的舊作，曾在獅吼半月刊上登載過，當時我還未結婚，是應該有的那種空想。第二篇渦旋，寫這文時

是春天的五月，我在日本京都，後來曾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過 第三篇的一夜，是已經在上海生活過了一年多以後的寫作了，在一般雜誌上登載過 其次的做不成的小說，這原很可作全書的總題，是在金屋月刊上刊登過的，也是我一點點的幻想。最後的一篇蜃樓，現在用爲做全題的總題名了，是你初次看見的吧，成稿時在十八年六月，是我不久以前的好夢，此地只有這篇是新材料。我這樣編成了一冊書來搪塞你，你不致見怪吧，因爲我已經說明了什麼都可以是蜃樓。

章克標 1930.2.14.

3. 尊題拜借

（給郁達夫的信）

達夫兄，

我想來一回掛着羊頭賣狗肉。據說狗肉的味道是十分香美，決不是腥臊的羊肉所能比其萬一。但是掛羊頭而賣狗肉，却歷來都以爲是有罪的。這是因爲

違反了商道德之故，貨真價實，是商人所該恪守的義務，掛羊頭自不當出賣狗肉也。

不過，我可不是商人，我想你也不是商人吧。那麼這一回，我的小說集，襲用了你已經廣告過的表題而出版，你總不致於會動怒或者要抬出商人所用為武器的什麼註冊商標專賣特許等等道理來非難詰責我吧。

蜃樓這題目的書，我相信你會做得好，因為你也是時刻做着夢的人。我曾見你在東京公園中浪蕩，在淺草遊樂場中徘徊，在咖啡店中逍遙，在上海馬路彷徨，在城隍廟裏閑散，你也是個終生永世不會得志不曾騰達的人，天註定如此，地生成如此，而且人也甘願如此，我想。

我現在却如同打劫一般搶用了已經替你廣告出去的书名來出版這一本書，在你或許會感着些不爽快，因為你定然想只有你一人才配有蜃樓，而別人的蜃樓，都不是蜃樓。你由你自身的生活狀況來肯定這

見解，強固這自信，這原是不錯的；你早應該有很像樣子的一部蜃樓出來了。你的迷羊出版已近兩年了，而且銷數也總在萬冊以上了罷。

因為你是在為生活而奔波奮鬥，沒有工夫坐下來寫，這我也可以知道。那麼文藝終究是閑人的閑事嗎？這話你定然會反對，便是我也不相信，但是書你不寫出來，又有什麼話可說？對不起，我不是什麼書店老板，決不是這樣兇惡相地向你催稿子，我不過奇怪着，為什麼你始終不寫出來。

現在反正你不曾寫出來，因此我來把你的題名借用一下。你必然有允諾的雅量，我是知道的，所以就決定用了，也不先和你商量。因為我相信，你不是商人，而商人的書店老板，雖則替你登過廣告，也許會來和我過不去，可是我會對付他。書名的相同，誰也不能禁阻，正像思想的不同，誰也不能強制其統一一樣。

沿用別人的題目，是有一點志氣的人所不屑為